

俊生編

現代女作家書信選

上海仿古書店發行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版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三元

編者 俊生

發行者 仿古書店
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各大書坊

現代女作家書信選

版權所有

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

現代女作家書信選目錄

愁情一縷付征鴻	黃廬隱	一
寄燕北故人	黃廬隱	六
寄梅窠舊主人	黃廬隱	一四
給我的小鳥兒們	黃廬隱	一八
寄給父親	謝冰心	三五
寄給母親	謝冰心	四七
寄雙親	謝冰心	五四
寄小讀者	謝冰心	六〇
重上征途	謝冰瑩	七一
麓山通信	謝冰瑩	八一
海上孤鴻	謝冰瑩	八九
鵲兒的通信	蘇綠漪	九九
最後的信	陳學昭	一二六
寄魯迅	許景宋	一三七

致蔣光慈·····	宋若瑜·····	一六三
寄給柳子亞先生·····	歐 查·····	一七五
江上·····	陸晶清·····	一八五
寄大哥·····	柳無垢·····	一九六
寄母親·····	石評梅·····	二〇一
寄母親·····	吳曙夫·····	二一六
給哥哥的一封信·····	綺 瀟·····	二二〇
寄韻妹·····	柳無非·····	二二七
春痕·····	馮沅君·····	二三一
分手·····	柳君眉·····	二三六
寄暉·····	柳君眉·····	二四三
血迹·····	露 絲·····	二五三
懷琇芬·····	湯詠蘭·····	二八〇
旅途·····	金秋瑛·····	二八四

現代女作家書信選

愁情一縷付征鴻

黃廬隱

聲：

你想不到我有冒雨到陶然亭的勇氣吧！妙極了，今日的天氣，從黎明一直到黃昏，都是陰森着，沉重的愁雲緊壓着山尖，不由得我的眉峯蹙起，——可是在時刻揮汗的酷暑中，忽有這麼彷彿秋涼的一天，多麼使人興奮！汗自然乾了，心頭也不會燥熱得發跳；簡直是初赦的囚人，四圍頓覺鬆動。

嚶！你當然理會得，關於我的癖性，我是喜歡暗淡的光線，和模糊的輪廓，我喜歡遠樹籠烟的畫境，我喜歡晨光熹微中的一切，天地間的美，都在這不可捉摸的前途裏，所以我最喜歡『笑而不答心自閉』的微妙人生，雨絲若籠霧的天氣，要比麗日當空時玄妙得多呢！

今日我的工作，比任何一天都多，成績都好，當我坐在公事房的案前，翠碧的樹

影，橫映於窗間，淅淅的雨滴聲，如古琴的幽韻，我寫完了一篇溫妮的故事，心神一直浸在冷爽的雨境裏。

雨絲一陣緊，一陣稀，一直落到黃昏，忽在疊雲堆裏，露出一線淡薄的斜陽，照在一切沐浴後的景物上，真的，響！比美女的秋波還要清麗動憐，我真不知怎樣形容才恰如其分，但我相信你總領會得，是不是！

這時君素忽來約我到陶然亭去，響！你當然深切的記得陶然亭的景物，——萬頃蘆田，翠葦已有人高，我們下了車，慢慢踏着濕潤的土道走着，從葦隙裏已看見白玉石牌矗立，呵！響！我的靈海顫動了，我想到千里外的你，更想到隔絕人天的涵和辛，我悲鬱的長歎，使君素詫異，或者也許有些惘然了。他悄悄對我望着：而且他不讓我在辛的墓傍停留，真催得我緊！我只得跟着他走了；上了一個小土坡，那便是鸚鵡冢，我蹲在地下，細細辨認鸚鵡曲，響！我總明白北京城我的殘痕最多，這陶然亭，更深的埋葬着不朽的殘痕。五六年的一個秋晨吧，蓼花開得正好，梧桐還不會結子，可是翠葦比現在還要高，我們在這裏履行最淒涼的別宴，自然沒有很豐盛的筵

席，并且除了我和涵也更沒有第三人，我們帶來一瓶血色的葡萄酒，和一包五香牛肉乾，還有幾個辛酸的梅子，我們來到鸚鵡家傍，把東西放下，搬了兩塊白石，權且坐下，涵將酒瓶打開，我用小玉杯倒了滿滿的一盞，鸚鵡家前，虔誠的禮祝後，就把那一盞酒竟灑在鸚鵡家傍，這也許沒有什麼意義，但到如今這印像兀自深印心頭呢！

我祭奠鸚鵡以後，涵似乎得了一種暗示，他握着我的手說：『音！我們的別宴不太淒涼嗎？』我自然明白他言外之意，但是我不願這迷信是有徵實的可能，我嚥住淒意笑道：『我鬧着玩呢，你別管那些，咱們喝酒吧，你不是說在你離開我先，要在我面前一醉嗎？好，涵！你儘量的喝吧。』他果然拿起杯子，連連喝了幾杯，他的量最淺，不過三四杯的葡萄酒，他已經醉了；——兩頰紅潤得如黃昏時的晚霞，他閉眼斜臥在草地上，我坐在他的身旁，把剩下大半瓶的酒，完全喝了；我由不得想到涵明天就要走了，離別是什麼滋味？不孤另如沙漠中的旅人嗎？無人對我的悲歡注意，無人為我的不眠嘔晞！我顫抖，我失却一切矜持的力，我悄悄的垂淚。涵睜開眼對我怔視，仿佛要對我剖白什麼似的，但他始終未哼出一個字，他用手帕緊緊握住臉，隱隱

透出啜泣之聲，這曠野荒郊充滿了幽厲之淒音。

聲！悲劇中的一角之造成，真有些自甘陷溺之愚蠢，但自古到今，有幾個能自拔？這就是天地缺陷的唯一原因吧！

我在鸚鵡冢傍眷懷往事，心痕暴裂。聲！我相信如果你在跟前，我必致放聲痛哭，不過除了在你面前，我不願向人流淚，況且君素又催我走，結果我曠下將要崩潰的淚液，我們繞過了蘆隄，沿着土路走到羣冢時，細雨又輕輕飄落，我冒雨在晚風中悲噓，聲！呵！我實在覺得羨慕你，辛的死，爲你遺留下整個的愛，使你常在憧憬的愛園中躑躅，那滿地都開着紫羅蘭地花，常有愛神出沒其中；永遠是聖潔的，我的遭遇，雖有些像你，但是比你差多了。我不能將你的骨殖，葬埋在我所願他葬埋的地方，他的心也許是我的，但除了這不可捉摸的心以外，一切都受了牽掣，我不能像你般替他樹碑，也不能像你般，將寂寞的心淚，時時澆灑在他的墓土。呵！聲！我真覺得自己可憐！我每次想痛哭，但是沒有地方讓我恣意的痛哭，你自然記得，我屢次想伴你到陶然亭去，你總是搖頭說：『你不用去吧！』聲！你憐惜我的心，我何嘗不知

道，因此我除了那一次醉後痛快的哭過，到如今我一直抑積着悲淚，我不敢讓我的淚泉溢出。顰！你想這不太難堪嗎？世界上的悲情，孰有過於要哭而不敢哭的呢？你雖是憐惜我，但你也曾想到這憐惜的結果嗎？！

我也知道，殘情是應當將牠深深的埋葬，可恨我是過分的懦弱，眉目間雖時時含有英氣，可濟什麼事呢？風吹草動，一點禁不住撩撥呵！

雨絲越來越緊，君素急要回去，我也知道在這裏守着也無味；跟着他離開陶然亭，車子走了不遠，我又回頭前望，只見叢蘆翠碧，雨霧寥寥，一切漸漸模糊了。

到家以後，大雨滂沱，君素也不能回去，我們坐在書房裏，君素在案上寫字，我悄悄坐在沙發上沉思，顰呵！我們相隔千里，我固然不知道你那時在作什麼；可是我想你的魂魄，日夜縈繞着陶然亭旁的孤墓呢！人間是空虛的，我們這種擺脫不開，聰明人未免要笑我們多餘，——有時我自己也覺得似乎多餘！然而只有顰你能明白：這綿綿不盡的哀愁，在我們有生之日，無論如何，是不能掃盡拋開的呵！

我往往想作英雄，——但此念越強，我的哀愁越深，爲人類流同情的淚，固然比

較一切偉大，不過對於自身的傷痕，不知撫摸憫惜的，也絕對不是英雄。顰，我們將來也許能作到英雄，不過除非是由辛和涵給我們的悲愁中掙扎起來，我們絕不會有受過陶鍊的熱情，在我們深邃的心田中蒸勃呢！

我知道你近來心緒不好，本不應再把這些近乎撩撥的話對你訴說，然而我不說，便如梗在喉，並且我癡心希望，說了後可以減少彼此的深鬱的煩紆，所以這一縷愁情。終付征鴻，顰呵！請你恕我吧！

雲音七月十五日寫於灰城。

寄燕北故人

黃蘆隱

親愛的朋友們：

在你們閃爍的靈光裏，大約還有些我的影子吧！但我們不見已經四年了，以我的測度你們一定不同從前了，——至少梅姊給我的印影——夕陽下一個倚新墳而凝淚的梅姊，比起那衰草寒烟的梅窟，吃鷄蛋煎菊花時的豪情逸興要兩樣了。至於軒姊呢，

聽說愁病交纏，近來更是人比黃花瘦，那麼中央公園裏，慢步低吟的幽趣，怕又被病魔銷盡了！……呵！現在想到姊妹，更使我心驚！我記得我離開燕京的時候，她還睡在醫院裏，後來雖常常由信裏知道她的病終久痊愈了，並且她又生了兩個小孩子，但是她活潑的精神，和天真的情態，不會因為病後改變了嗎？唉！不過四年短促的歲月中，便有這許多變遷了，誰還敢打開既往的生活史看，誰敢向那未來的生活上推想！

我自從去年自己害了一場大病，接着又遭人生的大不幸，終日只是被暗愁鎖着，無論怎樣的環境，都是我滋感之菌，——清風明月，苦雨寒窗，我都曾對之泣淚泛潮。去年我不是告訴你們：我伴送涵靈樞回鄉嗎？那時我滿想將我的未來命運，整個的埋沒於僻塞的故鄉，權當歸真的墟墓吧！但是當我所乘的輪船才到故鄉的海岸時，已經給我一個可怕的暗示——一片寒光，深籠碧水，四顧不禁毛髮爲之悚慄，滿不是我意想中足以和緩我戰懼靈魂的故鄉；及至上了岸，就見家人，約了許多道士，在一張四方木棹上，滿插着招魂幡旂，迎冷風而飄揚。只見涵的衰年老父，捫淚長號，和那招魂的鑼鉦繁響爭激。唉！馬江水碧：鼓嶺雲高：渺渺幽冥，究竟何處招魂！徒使

劫餘的我，肝腸俱斷。到家門時，更是淒冷鬼境，非復人間。唉！那高舉的喪幡，沈沈的白幔，正同五年前我奔母親喪時的一樣刺心傷神。——不過幾年之間，我却兩度受造物者的宰割。咳！雨打風摧：更經得幾番磨折！——再加着故鄉中的俚俗困人，我究竟不過住了半年，又離開故鄉了——正是誰念客身輕似葉，千里飄零！

去年承你們的感情約我北去，更續舊游：只恨我胆怯，始終不敢應諾。按說北京是我第二故鄉，我七八歲的時候，就和牠相親相近。直到我離開牠，其間差不多十八九年。牠使我發生對牠的好感，實遠勝我發源地的故鄉。我到北京去，自然是很妥當而適意的了；不過你們應當知道，我為什麼不敢去？東交民巷的皎月馨風，萬牲園的幽廊斜暉，中央公園的薄霜淡霧，都深深的鏤刻着我和涵的往事前塵！我怎麼敢去？怎麼敢去！朋友們！你們千里外的故人，原是不中用的呢！不過也不必因此失望，因為近來我似乎又找到新生路了。只要我的靈魂出了牢獄，我便可和你們相見了！

我這一次重到上海，得到一個出我意料外的寂靜的環境，讀書作稿，都用不着等待更深夜靜。確是蓼莪繞宅，梧桐當戶，荒墳蔓草，白楊晚鴉，而牠們蕭然的長嘆，

或冷漠，都給我以莫大的安慰。並且啓示我，爲俗慮所掩遮的靈光——雖只是很淡薄
的靈光，然而我已經似有所悟了。

我所住的房子，正對着一片曠野。窗前高列着幾棵大樹，枝葉繁茂，宿鳥成陣
時時鼓舌如簧，嬌嚀不絕。我課餘無事，每每開窗靜聽，在牠們的快樂聲中，常常告
訴我，牠們是自由的。……有時竟覺得，牠們在嘲笑我太不自由了：因爲我靈魂永永
不會解放過。我不能離開現實而體察神的隱秘。無論作什麼事情，都只能宛轉因人，
這不是太怯弱了嗎？

有一天我正在向窗外凝視，忽然看見幾個小孩子，滿臉都是污泥，衣服也和他們
的臉一樣的骯髒，在我們房子左右滿了落葉枯枝的草地上，撿拾那落葉枯枝。這時我
由不得心裏一驚——天寒歲暮了，這些孩子們，撿這枯枝，想來是，撿了取暖的。昨
天聽說這左右發見不少小賊，於是我告訴門房的人。把那些孩子趕了出去；並且還交
代小工，將那破損的竹籬笆修修好，不要讓閑雜人進來。……這自然是我的責任，但是

我可對不起那幾個聖潔的小靈魂了。我簡直是蔑視他們，賊自然是可怕的罪惡，然而我沒有用的人，只知道關緊門，不許他們進來，這只圖自己的安適，再不爲那些不幸的人們一回顧，這是多麼卑鄙的靈魂？除自私之外沒有更大的東西了！朋友們：在這靈光一瞥中。我發現了人類的醜惡，所以現在除了不幸的人外，我沒有朋友。有許多人，對着某一個不幸的人，雖有時也說可憐，然而只是上下唇，及舌頭筋肉間的活動，和音帶的震響罷了——，豈是十三分的漠然，或者可以說，其間含着幸災樂禍的惡意呢？總之一個從來不懂悲哀和痛苦真義的人，要叫他能了解悲哀，和痛苦的神秘，未免太不容易！所以朋友們！你們要好好記住，如果你們是有痛苦悲哀的時候，與其對那些不能了解的人訴說，希冀他們予以同情的共鳴，那只是你們的幻想，決不會成事實的。不如閉緊你們的口，眼淚向肚裏流要好得多呢。

悲哀才是一種美妙的快感，因爲悲哀的纖維，是特別的精細。牠無論是觸於怎樣溫柔的玫瑰花朵上，也能明切的感覺到。比起那近於慾的快樂的受享，真是要耐人尋味多了。並且只有悲哀，能與超乎一切的神靈接近。當你用憐憫而傷感的淚眼，去認

識神靈的所在，比較你用浮誇的享樂的慾眼時，要高明得多。悲哀誠然是偉大的！

朋友們！你們讀我的信到這個地方，總要放下來揣想一下吧！甚或要問這倒是怎麼一回事？——想來這個不幸的人，必要被暗愁擾亂了神經，不然為何如此尊崇悲哀和不幸者呢？……要不然這個不幸的人，一定改了前此曠達的心胸，自囿於悽慄之中。……呵！朋友們：如果你們如是懷疑，我可以誠誠實實的告訴你們，這揣想完全錯了。我現在的態度，固然是比較從前嚴肅，然而我却好久不掉眼淚了。看見人家傷心，我彷彿是得到一句雋永的名句，有意義的，耐人尋味的名句。我得到這名句，一面是刻骨子的欣賞，一面又從其中得到慰安。這真是一種靈的認識，從悲哀的歷程中，所發見的寶藏。

我前此常常覺得人生，過於單調；青春時互相的愛戀者，一天天平凡的度過去，究竟什麼是生命的意義！——有什麼無上的價值，完全不明瞭。現在我彷彿得到神明的詔示，真了解悲哀才有與神接近的機會，才能以鮮紅的熱血爲不幸者犧牲。朋友們！我相信你們中一定有能了解我這話的人，至少梅姊可以和我表同情，是不是？

我自從淪入失望和深愁漫漶的漩渦中，一直總是頹廢不振，我常常自危，幸而近來靈光普照，差不多已由頹廢的漩渦中掙扎起來了。只要我一旦對於他的靈魂，更能比較的解放，更認識得清楚些，那麼那個人的小得失，必不至使我驚心動魄了。

梅姊的近況如何？我記得上半年來信，神氣十分萎靡：固然我也知道梅姊的遭遇多苦；但是，我希望梅姊把自己的價值看重些，把自己的責任看大些，像我們這種個人的失意，應該把牠稍爲靠後些。因爲這悲哀造成的世界，本以悲哀爲原則，不過有的是可醫治的悲哀，有的是不可醫治的悲哀。我們的悲哀，是不可醫治的根本的煩惱，除非毀滅，是不能使我們與悲哀相脫離。我們只有推廣這悲哀的意味，與一切不幸者同運命，我們的悲哀豈不更覺有意義些嗎？呵！親愛的朋友！爲了憐憫一個貧病的小孩子而流淚，要比因自己的不幸而流淚，要有意義得多呢！

神實在是不可思議的，所以能夠使世界瑰琦燦爛，不可逼視，在這裏我要告訴你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實。前天下午，我去看星姊，那時美麗的太陽，正射着玫瑰色的玻璃窗上，天邊浮動着變幻的淺藍的飛雲。我走到星姊的房間的時候，正靜悄悄不聽一

點聲息。後來我開門進去，只見星姊正在搖籃旁用手極輕微的搖着睡在裏面的小孩子。我一看，突然感覺到母親偉大而高遠的愛的神光，從星姊的兩眸子中流射出來。那真是一朵不可思議的燦爛之花！呵，雋妹！我現在能想像你，那溫慈的愛歡，正注射着你那可愛的嬌兒呢！這真是人間最大慰安地，無論怎麼痛苦或疲乏的人，只要被母親的春暉拂照便立刻有了生氣，世界上還有比母親的愛更偉大麼。這正是能犧牲自己的愛，愛她們的孩子，並且又無所爲而愛的呵！母親的愛是怎樣的神聖，也正和爲不幸而悲哀同樣有意味呢！

現在天氣冷了。秋風秋雨一陣緊一陣。燕北彤雲，雪意必濃。四境的冷澀，不知又使多少貧苦人驚魂駭魄；但願梅姊用悲哀的更大同情，爲他們洗滌創污，雋妹以母親偉大的溫情，爲他們的孤另嗟拂。

如果是無甚阻礙，明年暑假，我們定可圖一晤。敬祝親愛的朋友爲使靈魂的超越而努力呵！